

吃肉骨茶還得去新加坡

從香港到台灣，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，肉骨茶Bak kut teh在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會呈現不同的風味。肉骨茶主流分為潮州派和福建派兩大派系。前者胡椒味重，湯色淺；後者藥材味重，湯色深。

在香港，主打新馬菜的沙嗲軒、海南少爺，還有北角的小店古月，他們的肉骨茶有一個共同特點，清淡。雖然迎合了港人口味，但亦成了蔡瀾口中肉骨茶的「致命傷」。上環名店楊氏肉骨茶，湯是夠濃，肉排上肥肉太厚，導致湯底過於油膩。

台北則是福建派肉骨茶的天下，並已經被本地化成了藥膳排骨。黑糊糊的湯，切斷成小塊的排骨，足量的中藥材，滿口都是養生的味道。

大馬的肉骨茶也以福建派為主，湯底落很多醬青與藥材，所以湯色很深，口味也較重，適合配飯。

而新加坡則走的是潮州派路線。「松發」是間專賣肉骨茶的小店，它能把原本作為早餐的肉骨茶賣成任何時段都要排隊的美食，我認為原因有三：第一自然是肉湯美味，炸過的蒜頭和適量的胡椒是靈魂，既提起肉骨湯的鮮，也剛好蓋掉豬肉的腥，把油條塊泡在湯裏，比配飯更好吃；第二是用筷子一撥就骨肉分離的排骨；第三是不管多忙碌的服務員看見客人碗裏的湯見了底，便會立刻續湯。致使這碗中美味在三十幾度的天氣也無法抵擋。

新加坡曾與馬來西亞爭論到底誰才是肉骨茶的發源地，甚至上升到國族政治爭鬥的高度。梁文道在其《肉骨茶起源之謎》中批判道：「食物是文化的一環，文化流動不居，大膽越界，只有國家，現代的民族國家，才會死死地畫地為牢。」



▲松發肉骨茶是值得排隊的美食

樂活

潘 少

逢周一見報



百看不厭清宮劇

最近內地最火的電視劇當屬《延禧攻略》，製片人與編劇是因《宮》系列樹立品牌的于正。這部劇以清朝乾隆年間為背景，講述了宮女魏璎珞在人心叵測的紫禁城後宮的成長與救贖，人物生動、劇情曲折、情感飽滿、製作精良，是戲說清宮的又一代表作。

我認為「戲說」不是一個貶義詞，是歷史題材的正常表達。歷史題材影視文學作品與歷史史料的本質區別就是戲劇文學創作，在不背離史實與未有歷史定論的史料空間的前提下進行文學創作。影視核心是戲劇敘事，歷史題材作品只有通過戲劇敘事才得以成立，否則觀眾去圖書館看史料即可。戲說不是胡說，是不背離歷史背景與史實的，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。「胡說」的歷史題材影視作品是不會得到更廣層面的觀眾歡迎的，更不可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。最早在內地引起轟動的清宮劇是台灣出品的《戲說乾隆》，內地隨後拍出《宰相劉

羅鍋》、《康熙微服私訪記》、《雍正王朝》等多部風格多樣的清宮劇，瓊瑤的《還珠格格》、TVB的《金枝欲孽》及近年的《步步驚心》等都贏得高收視率，是戲說清宮的經典。

清宮劇是華語影視中作品最多的歷史題材，因為清朝是距離最近的封建王朝，當代觀眾熟悉的史料較多。宮鬥，其實就是宮裏的鬥爭，是清宮劇最主要的戲劇衝突，還將會是未來清宮劇的故事方向。《延禧攻略》女主角魏璎珞具備了當代觀眾最能理解、接受甚至共鳴的情感行為準則，加上該劇在美術、服裝、攝影等多方面的創新，創下收視高峰便在情理之中。只要寫出獨特人物、動人故事，加上製作上的創新，清宮劇仍會異軍突起，再度吸引觀眾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相見有雜言

暑假回國探親，每天早晨趁烈日尚未當空出外跑步，在父母家附近的小公園碰到不少本地晨練者。他們多半年近花甲或歲數更大，有的慢跑，有的快走，有的打拳，有的做操，有的壓腿，有的吊樹枝。年紀較輕的以遛狗者居多，不像老人那麼定時定刻，每天堅持。還有在大運河邊捕魚，殺魚、賣魚的，似乎將此當作一樁事業來做。偶爾也能見到拉二胡，吊嗓子，甚至吹薩克斯管的音樂「發燒友」。這最後兩類人自成一體，神情嚴肅，專心致志，不輕易與人交流。

老人則沒那麼高冷，常常會主動搭訕。較客氣的問我每天跑多久？堅持幾年了？讚嘆我跑得快，體力好。自來熟的就直截了當問我的手環多少錢買的，每天跑步是否對減肥有效？今年幾歲？啥時退休等私密問題。對這些詢問，我能答則答，不能答付之一笑。深知這是中國特色，無須介懷。發問者好奇有之，「犯閨」人有之，有多大惡意不見得，但過分誇大陌生人的善意也沒必要。

陶淵明《歸園田居其二》有云：「時復墟曲中，披草共來往。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」。描述詩人辭官回鄉後反璞歸真，和鄰家交流耕作經驗，不涉功名利祿、蠅營狗苟的俗事，那是古代士大夫歸隱鄉間的理想畫圖。相形之下，當代城市生活節奏快，人口流動性強，周圍大多數人都面目模糊。既然無法知根知底，相互間交情淡漠，缺乏信任，「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拋卻一片心」的做法也情有可原。

相逢時友善相待，禮貌客氣就好。這話聽來冷漠涼薄，然而現代社會通行的交往方式並非此為過，過分較真不妥當也不值得。人際交流並非只為獲取信息，「雜言」其實能與諧共處提供基本的潤滑劑。

墟里

葉 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無法作假的黑膠封套

鉛字肖像

楊 騏

逢周一、三、日見報



經常逛唱片舖的朋友一定早就發覺了，九十年代開始式微的黑膠唱片，又逐漸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中。黑膠曾被小巧便攜的CD吞食了的市場份額，如今又重振聲勢，而且慢慢成爲了一種新的「享受生活」的方式，即便現今黑膠的價格遠超了CD，也未能阻止購買黑膠的熱潮。

偏愛黑膠唱片的朋友都盛讚它的音質，言之鑿鑿地說，CD的音質怎及得上黑膠來得溫暖又醇厚？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，無法準確評判黑膠唱片音質上的優勢。早前開始收藏黑膠，其實是爲了那些漂亮的唱片封套，以及那些封套背後的趣事。

這兩天，手機裏安裝的香港天氣報告App，又開始頻繁推送風球、暴雨警告。每到夏秋之際，香港便會成爲颱風最喜歡的標靶之一，三不五時便會迎來風暴洗禮。

每到風球季，讓一些打工仔們又愛又恨的，莫過於李超人的「李氏力場」。傳聞這「力場」的存在，可以放颱風假的八號風球，總會被「彈飛」，最終馬超跑，舞照跳，還是要返工。

站在「放不了假」這個角度，「李氏力場」的「乞人憎」是可以被理解的。試問哪一個打工仔不想偷得浮生半日閒，更何況還有機會躲一整天的懶。對於打工仔來說，恐怕期待八號風球的心

年初，韓國大片《與神同行》上畫，講三位地獄使者帶領死者，通過七大地獄審判，以得到安息轉世。當時，我寫下了感言：「地獄可怕，但業債更可怕。死後審判，不爲了清算，而爲了安靈。如果真的有死後審判，這就好了，那麼我們還有償還的可能，還有令心靈安息的機會。」

換句話說，如果《與神同行》是一部談生死與罪疚的電影，我認為它談得太草率，罪行寬恕得太容易，內疚也化解得太輕鬆。這個在我看來的漏洞，來到續集《與神同行：最終審判》卻成爲了命題。原來，我眼中的漏洞，其實是伏筆，而且拍出了一個相當扎實的故事。

《與神同行》第一集講的是親情，第二

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有首佚名詩，一直吸引着人們對草原的嚮往：敕勒川，陰山下。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。風吹草低見牛羊。內地湧現了一批蒙古族歌手，他們獨樹一幟的演唱風格，特別是「呼麥」（一個人唱出幾個聲部）技藝，叫聽眾又是陶醉又是開眼。

近幾年，從廣州到內蒙古草原，成了一條旅遊熱線。剛開發時，因路線不成熟，一路要排除萬難，團費高達一萬多元人民幣。旺季六、七月，草原水草最豐饒時，報名爆滿，來回「雙飛」機票價還常是海鮮價，隨時暴升。

我們六月底去呼倫貝爾草原，計劃過自由行，但了解到若非自駕遊，許多地方還是

常說東方國家滿天神佛，西方世界亦不遑多讓，狼人、科學怪人比比皆是。來自東歐的吸血殭屍德古拉伯爵乃是其中表表者，從黑白至彩色電影都歷久彌新。二〇一二年起的動畫《鬼靈精怪大酒店》，將吸血殭屍家族變得更加「生鬼」，伯爵爲了撫養女兒長大，於是在郊區開設大酒店，引來大批邪魔外道，但也弄得笑話百出。動畫電影於是成爲系列，這個暑假推出的已是第三集《怪獸旅行團》。

第三集由一八九七年說起，伯爵與人類的捉鬼專家正邪不兩立，上天下海鬥個你死我活，伯爵始終技高一籌，捉鬼專家往往功虧一簣。時至今日，伯爵的酒店生意不過不失，令他終日無聊，不思進取。其女兒爲了

集到達核心，以親情講罪與罰。《與神同行：最終審判》的故事環繞三位地獄使者的前生的恩怨情仇，而所有的恩怨，或多或少都源起於主角的妒忌之心。一個人的妒忌，害慘了身邊所有人，以及更無辜的陌生人，這個始作俑者理應承擔最大的罪。因此，回到命題：最大的罪，想當然有最大的罰，但什麼才是最大的罰呢？

最大的罰不是怎麼實在的、殘忍的勞役，甚至不是得不到受害人的寬恕，而是自己對自己的不原諒。一個加害者沒有辦法對受害者道歉，有可能因爲他不知悔改，但也有可能像電影故事中的主角，自己沒有原諒自己，所以也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跟人道歉。

你說沒有勇氣，就鼓起勇氣吧！但試問

可望而不可及，終於還是跟團。團費已降爲六天遊五千左右，加上自費項目如騎馬，是六千多人人民幣，全程節目安排得滿滿當當。

此行可見識哈爾濱、齊齊哈爾、牙克石、滿洲里等大小城市；到扎龍自然保護區觀賞珍稀禽鳥丹頂鶴；到巴爾虎草原部落博物館了解蒙族文化習俗，看真人馬術騷及蒙族歌舞表演；在滿洲里參觀濃郁俄羅斯風情的市貌，入住俄式建築風格的套娃酒店，欣賞俄羅斯青年表演的歌舞，到與俄羅斯接壤的「國門」眺望俄羅斯城市後貝爾加斯克；再到呼倫貝爾草原的諾干湖畔，住進現代蒙古包，吃烤全羊及參加蒙式篝火婚禮；最後在興安嶺間穿行，進入阿爾泰國家公園，看森林、湖泊、河溪和地震留下的大峽谷……一

令父親關懷，重拾生趣，於是與夫婿及兒子一起陪伴父親旅行。伯爵從自己的大酒店踏上郵輪出發至百慕達的神秘國度，本來根本毫無興趣……

若說劇本，《怪》仍然是一個老掉大牙的家庭倫理和人鬼相親的故事。女兒成家立室之後，擁有自己的家庭，自然與伯爵父親逐漸生疏。年邁的伯爵（雖然他外表永不變老）就像一般長者，都要學習獨自過活。女兒自知愧對父親，一方面設法爲父親提供樂趣，但同時妒忌父親與其他女性發生親密關係，形成了茶杯裏不大不小的風波。另一方面，伯爵對郵輪的女船長一見傾心，滿以爲可以重新踏上愛情之路，豈料女船長原來是當年捉鬼專家的曾孫女，正是「不是冤家不

池中才能完成拍攝，半分做不得假。

熟識的二手碟舖老闆知道我喜歡老唱片，常會留一些經典唱碟半賣半送地給我，上周末得閒再去，他又低價賣給我一張一九八九年的黑膠唱片《Leslie（側面）》。這張封套亦是陳幼堅擔綱設計，黑白分明的柔光和陰影都是靠人手一筆一筆噴繪上去的，三十年後輾轉到我手中，仍能感受到那份近乎執拗的匠人精神。

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這些唱片封套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，但是在電腦還未廣泛普及、更沒有Photoshop和美國秀秀的八十年代，每張唱片背後都藏着繁複又細膩的心思，也因為無法複製加黏貼，也無法擦掉再重來，所以拍攝過程中必須提起十二分精神，只爲了抓取那完美的一刻。

李氏力場與八號風球

換一個思路，倘若將八號風球看作是工作上的巨大挑戰，將「李氏力場」看作是職場上的好人相助，那多一點「李氏力場」總是好的。有經驗的上司，有擔當的領導，若能在打工仔遇到壓力即將KO的時候出手相助，幫助下屬度過挑戰，不但能贏得人心，更能培養出更多的「力場」，抵禦更多的風球。

儘管「李氏力場」從頭到尾是虛構的超能力，漫天飛舞的KUSO改圖、改歌，將香港人的無厘頭精神展現得淋漓

與誰同行

，連你自己都沒有辦法原諒自己，你憑什麼覺得別人會因爲你的道歉而原諒你。越是真心愧疚的人，或許真的越難道歉，因爲當罪疚感越大，越顯得道歉太輕易、太草率。

《與神同行：最終審判》帶着第一集未了結的罪過，以電影的包裝上了一遍緊張刺激的哲學課：在死得瞑目的人生路上，與其盼望與神同行，不如學會與帶罪的自我同行。當然，知錯認錯，說得容易，做到的又有幾個。

甲蟲滾球

米 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草原印象

路所見景致，雄偉遼闊奇特，有別於我們熟悉的小巧秀麗南國，叫人眼界大開。當廣闊無涯的草原出現眼前，罡風包攏全身，那種暢快興奮更是無以言傳。

可惜旅遊巴在國道上行進時，放牧馬牛羊的牧場都有點遠，只瞥到影影綽綽的影子。有位朋友選擇了全家自駕遊，他們接近了真正的牧區，那種一代人都會唱的「藍藍的天上白雲飄，白雲下面馬兒跑」的歌中草原，印象就比我們立體、近切得多。

人與歲月

凡 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聚頭」。

不是一本正經說故事，《怪》的視覺設計令人看得心花怒放。電影系列的角色都古怪得意，透明人、骷髏骨人等，個個都超乎想像。是次的主要背景是海洋，海底火山和海上宮殿的場景，令人嘆爲觀止。故事的尾聲依然是正邪大戰，捉鬼專家以強勁而暴戾的電子音樂爲武器，伯爵那邊廂的女婿卻以輕柔而落伍的懷舊音樂來紓解同族心靈。這樣的結局似乎是對現代新潮作出諷刺。

文藝中年

輕 羽

cloud.tkp@yahoo.com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那日網球教練突然說老姑媽摔倒進醫院了，剛上半堂課便急着走，剩餘時間由他人接手上課。隔了幾日又見到教練，他說老姑媽前兩日還認得他，這兩日不認得他了。教練三歲喪母，我估計他是由這位姑媽帶大，所以表現出焦急情緒。我問他老姑媽多大年紀，他說九十二歲。

我的姨媽九十一歲，在教練姑媽摔倒的前兩日剛剛去世。姨媽平時不大進醫院，最近因腸胃不適入院，住院至第八天就不行了。初入院時還可講些略清醒的話：「進了醫院？是不是要死了？」又叫女兒快回家：「你也挺忙的，回去湊孫吧！」她的二兒子從加拿大趕回來，倚在床邊撫摸她的頭髮，親吻她的額頭時，她已不大清楚誰是誰了，但仍溫柔地說：「你來看我啊？」

過身前一天中午，她突然表現得較清醒，跟小兒子說了不少話，午餐晚餐罕有地吃了些流食，大家都以爲她病情好轉，感到欣慰，她女兒甚至說：「媽媽是很堅強的人啊！」但她的丈夫卻懷疑岳母是回光返照。果然，第二天上午，姨媽便停止了呼吸。

我自出生便由姨媽哺乳撫養，至十歲才跟回親生父母，姨媽說走就走令我情緒一度失控，吃着飯眼淚也會淌下來。面對摯愛長輩的離去，再一次體驗到生

命無常，氣絕一刻便是油盡燈滅之時，我想教練的老姑媽也正在生死線上掙扎。

紅塵記事

慕 秋
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

盡致，萬事萬物皆可「抽水」。就連香港天文台，也曾忍不住加入到抽水的行列中來，「官方回應」了「李氏力場」的存在。香港某種獨特的文化精髓，正包含於其中。

「李氏力場」和八號風球，是一體兩面。或許比起期待能帶來颱風假的八號風球，港人更期待「李氏力場」的再次發威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將吐槽抽水進行到底。

閃念

大 千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